第18卷第3期 黄冈师专学报 Vol. 18 No. 3
1998年8月 Journal of Huanggang Teachers College Aug. 1998

楚地乡歌"下里巴人"纵横谈*

□饶学刚

摘 要 "下里巴人"和"阳阿薤露"源于巴文化、周文化与楚文化。楚灭巴后，巴人成为楚客，而"下里巴人"和"阳阿薤露"仍在楚地传唱，成为"乡歌俚调"。传承或受其影响的还有"扬歌"、"竹枝歌"、"鸡鸣歌"和巴人后裔土家族的"穿号子"、"跳丧鼓"、"摆手社巴歌"。

关键词 下里巴人 楚地乡歌 楚客 楚巴文化 遗存 土家族

楚襄王问宋玉曰："先生有遗行耶？何士民众庶不誉之甚也？"宋玉对曰："唯，然，有之。愿大王宽其罪，使得毕其辞：客有歌于郢中者，其始曰《下里巴人》，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；其为《阳阿薤露》，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；其为《阳春白雪》，国中属而和者数十人而已；引商刻羽，杂以流徵，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：是其曲弥高者，其和弥寡。"①

"下里巴人"溯史源

出于论述起见，笔者权将上述"宋玉答楚王问""客有歌于郢中者"的四种曲调概括称之为"巴人歌"。为了集中探讨"下里巴人"(兼及"阳阿薤露")系楚地田家生活歌或称为乡歌这一论题，只好将"阳春白雪"和"引商刻羽，杂以流徵"暂置一旁不谈。

提到"巴人歌"，必然与巴人、巴族、巴国、巴文化联系起来。东晋常道将编纂的《华阳国志·巴志》载："禹会诸侯于会稽，执玉帛者万国，巴蜀与焉。"意思是巴国参与过夏禹的会稽诸侯之会。这一点迄今无有更多的材料证实，一般学者不采纳巴国之夏起源说。

"周武王伐纣，实得巴、蜀之师，著于《尚书》。""武王既克殷，以其宗姬封于巴，爵之以子"②，称"巴子国"。巴族中最主要的一支是清江～汉水～长江区域的所谓廪君蛮。廪君何人？战国时成书的《世本》载："廪君名务相，姓巴氏，与樊氏、瞫氏、相氏、郑氏凡五姓争神。以土为船，雕文画之而浮水中，其船浮者，神以为君。他姓船不能浮，独廪君船浮，因立为君。"③

清江流域这支以渔猎为主、采集和农耕为辅的土著居民，"天性劲勇，俗喜歌舞"，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巴文化。从湖北长阳首次发现的巴早期文化遗址来看，远古的旧石器时代，就有着与中原地区的"仰韶文化"、"龙山文化"和江汉地区的"屈家岭文化"密切联系而并存的"香炉石文化"，即巴族文化。由于受山区和峡谷封闭的限制，巴人的纯真气质和古朴作风更接近于周文化精神。巴文化是周文化在南方的一个分支，是周文化与鄂西清江流域等地原始氏族社会文化相结合的产物，保留着氏族社会文化所特有的某些优点。如，巴人以一种原始思维方式，即超越自然的神话想象，驾驭宗教的神秘舫船，形成了一种非常活泼的、悲壮结合的浪漫主义的巴文化

* 收稿日期：1998年6月11日

风格。昔日的“巴人歌”，今日巴族后裔土家族的“哭嫁歌”、“跳丧鼓”(撒尔嗬)，就表现得特别明显和突出。可见“巴人歌”及其“下里巴人”、“阳阿薤露”源于巴文化和周文化。

同时，“巴人歌”及其“下里巴人”、“阳阿薤露”也是楚巴文化相结合的产物。楚国始祖鬻熊，芈姓。殷商时期，楚人迁至鄂豫交界的淅川与丹阳、睢山与荆山之间，史称“荆蛮”、“楚蛮”。商王武丁“奋发荆楚”，楚人酋长第三代孙熊绎被成王封于楚蛮之地，立都丹阳。以廪君为首领的、以白虎为图腾(又称“白虎夷”或“虎蛮”)的一支巴人，和越、濮、淇、苗、僚等群蛮诸族，与楚有着频繁的交往。春秋时代，巴与楚还有王室姻亲关系。楚平王的父亲共王曾娶巴女为妾，“阴与丹姬埋璧于室内”，所以《左传》称楚平王之母为“巴姬”④。“昔日楚地西包巴、蜀”⑤。为此，巴楚在风俗习惯、氏族文化和宗教信仰上，尤其在巫文化上有着许多共同点。战国初期，楚势力强盛，疆土扩展到大半个中国。土著巴人被迫迁徙，成为楚客。在北边，楚吞灭了汉水中游之“巴”，建立了汉中郡；在南边，楚吞灭了廪君蛮之“巴”，建立了巫郡，即今鄂西三峡一带。其余的巴人，一支迁至鄂东，称“江夏蛮”、“五水(指倒水、举水、蕲水、澧河、巴河)蛮”；另一支迁往湖南西部，称“武陵蛮”、“五溪蛮”，岳阳曾经就称为“巴陵”。留在四川境内的部分巴人则成为“板楯蛮”了。尽管巴国被楚国吞灭，但巴文化在楚文化中仍有相当大的影响。巴文化的特点可概括为三：一是“下里巴人”类田家生活歌，二是“巴渝舞”样庙舞，三是吊脚楼式干栏。单说田家生活歌，它高吭悠扬。在战国时期，“下里巴人”类田家生活歌已在楚国流行起来。常常一人唱，千人和，风靡郢中。可见楚人对巴人的田家生活歌异常热爱，广为传唱。楚地湖北许多乡歌俚调中，长阳土家族山歌小调占有突出的地位。由它可以窥见“宋玉答楚王问”中的“下里巴人”、“阳阿薤露”的原始风貌。

“下里巴人”系乡歌

当代学者徐仲舒认为：“下里巴人”为古代楚人在农田劳作时唱的歌，鄂中称为“秧田歌”，鄂东称为“畈腔”，川鄂西则称为“薅草锣鼓”。⑥这一看法，不无道理。只是涵义过于狭小，应当包括所有一人唱万人和这种“相和”形式的诸如耕耘、婚丧、畜牧、捕鱼、狩猎、祭祀等田家生活歌，即乡歌俚调。理由如下。

从字面上看，“下里巴人”的“下”，从“一”从“卜”，指水泽地。《孔传》曰：“上谓山，下谓泽。”“里”从“田”从“土”，指故乡。江淹《别赋》曰：“割慈忍爱，离邦去里。”从文献资料上看，“下里巴人”也不单指田歌。上海辞书出版社的《汉语大词典》“下里”条目①下说：下里，谓乡里、乡野；②下说：下里，指民间歌谣。陆机《文赋》把“下里”注为：“俗之歌谣也。”《太平御览》把“下里”写作“下俚”，“乡歌俚调”也。《汉语大词典》又在“下里巴人”条目下说：下里巴人，古代民间通俗歌曲。下里，乡里。巴，古国名，地在今川东、鄂西一带。《文选·宋玉〈对楚王问〉》：“客有歌于郢中者，其始曰《下里巴人》，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”，李周翰注：“《下里巴人》，下曲名也。”

上述资料一致认定：巴人唱的“下里”就是乡间田野歌、农家生活歌之类的通俗歌谣，或简称为“乡歌”，而没有一处是单指秧田歌、畈腔或薅草锣鼓的。南朝梁简在《与湖东王书》中说得很明白：“故玉徽金铣，反为拙目所嗤；巴人下里，更合郢中之听。”唐代薛用弱在《集异记·王涣之》中就将“巴人下里”视为通俗的作品：“此等皆潦倒乐官，所唱皆《巴人下里》之词耳，岂《阳春白雪》之曲俗物敢近哉？”

至于徐先生的“下里巴人”系楚人所唱一说，亦不敢苟同。很显然，“下里巴人”明明白白地

说唱乡歌的是巴人。后来,史籍干脆把乡歌俚调类通俗歌曲借称为"下里巴人"。

徐先生的"楚人下里"说,可能牵涉到"歌于郢中"之"客"的身份问题。我以为楚灭巴后,巴人就成为楚之客人了。元代诗人陈基的《竹枝歌》就一语道破:"竹枝已听巴人调,桂树仍闻楚客歌。"[7]很显然,"楚客"指的是"巴人",即"客有歌于郢中者"的"客"。巴人在楚地唱"下里"歌,楚人自然也可以唱。也许这就是徐先生关于"楚人下里"的立论依据吧!

"巴人歌"中的"阳阿薤露",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曲调呢?还是可以从"宋玉答楚王问"中找到答案的。这"阳阿薤露"也是"客"在"郢中"所唱的歌,无疑也是乡歌俚调。今人刘正维教授考证说:"郢为春秋时楚国都城,今湖北江陵、钟祥一带都属郢地。宋玉早在2000多年前就对楚王说过,郢中之歌,下里巴人聚而和者数千人。照说这些都是阳歌。巴楚之间自古交往密切,直至今天,湖北神农架与保康一带的薅草锣鼓中还有大量阳歌,长阳薅草锣鼓中叫'阳歌子',宜城有'汪阳歌',竹溪请禾苗神唱'阳逻鼓',五峰薅草锣鼓中更有'阳花柳'的段落,川东的薅草锣鼓中还有不少阳歌……总之,巴楚之间阳歌处处。"[8]

经过一番考证,我同意刘先生"阳阿薤露"即"阳歌"就是秧田歌的说法。因为在楚地的巴人,不仅把"阳阿"当作田歌、薅草锣鼓之类的乡歌俚调,而且还把"阳阿"当作名字自称。《尔雅·释诂》中的郭注,说"阳,今巴、濮之人,自称阿阳"。"阳阿"就是"阳歌"、"扬歌"。阳,扬,古籍中互通。《汉语大词典》在"阳"字条目㉚下说:阳,通扬,发声清亮。当代学者马叙伦引刘师培的话说:"阿当作诃","诃,通歌。余义《钟文》:'饮食诃舞,见容庚《金文编》'。"无疑,"诃与歌通",而"阿"即"诃"。可见,刘先生所说的"阳歌"就是"阳阿"、"扬歌"。而且"阳阿"或"阳歌"、"扬歌",声音嘹亮,像风一样,飘扬四面八方,此乃"相和"而"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"之谓也。我们还可以从屈原《楚辞》中窥见"阳歌"、"扬歌"或"阳阿"飘扬的生动情态:"讴和扬阿,赵箫唱只。"王逸注:"扬,举也,阿,曲也……乐人将歌,徐且讴吟,扬举善曲,乃俱相和。"

今日江汉平原等地所流传的"扬歌",既是刘先生所说的"阳歌"、"秧田歌",也是楚客巴人所唱"阳阿"的遗存。《湖北通志·风俗卷》载:"扬歌,郢中田歌也。其别为三声子、五声子,一曰噍声,通谓之扬歌,一人唱和者以百数。"这不正与"宋玉答楚王问"中"其为《阳阿薤露》,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"的描叙完全一致吗!今日,每逢插秧季节,楚地农人群聚讴歌,一天击三班鼓。一连好几天,从一地唱到另一地,和者何止数百人。如,钟祥扬歌扯秧歌[9]:

太阳(哎)(哎哎　嘿嘿嘿哎)　　唱个(呀　哎哎　呃)(哎哎)
一落(哎嗨)(哎哎　哎哎哎哎)　　歌儿(哎)
万里阴(哎哎),　　谢东(吔　哎　哎哎)君(啊)。

至于刘先生把"下里巴人"也说成是"阳歌",显然与"宋玉答楚王问"中所排列的一、二曲调相违背。如果从"郢中之歌"这一点来说,无可非议。"下里巴人"也好,"阳阿薤露"也好,均是乡歌,或者称为田家生活歌。

古人视人生如"薤露",有人将"阳阿薤露"定为"挽歌",不无道理,可存一说。

"竹枝""鸡鸣"为滥觞

"竹枝歌"又名"竹枝、竹歌、竹枝子、竹枝词和竹枝曲"。或是"其始或手持竹枝以舞"(任半塘《唐声诗》),或是"盖以歌唱时杂(即穿插)有'竹枝'等散声"(马稚青《竹枝词研究》)[10],或是"吹短笛击鼓赴节,短笛即削竹枝为竖笛"(张紫晨《歌谣小史》)。不论以何种说法命名"竹枝

歌”,“《竹枝》本出于巴渝”(郭茂倩《乐府诗集》),首先是由楚客巴人唱起来的。唐代诗人顾况在《竹枝词》中写道:“帝子苍梧不复归,洞庭叶下荆云飞。巴人夜唱‘竹枝’后,肠断晓猿声渐稀。”[11]刘商在《秋夜听严绅巴童唱竹枝歌》中也写道:“巴人远从荆江客,回首荆山楚云隔。思归夜唱竹枝歌,庭槐落叶秋风多。”[12]巴渠县风俗志谈到“夷僚”即巴人之风俗也能证明:“此县是当夷僚之边界。其民俗聚会则击鼓,踏木牙,唱竹枝歌为乐。”[13]宋代文学家苏辙考证说:唐人闻“竹枝”以巴渝为多,宋人闻“竹枝”以楚语歌为多。楚“竹枝”是“舟行千里不至楚,忽闻‘竹枝’皆楚语。”[14]苏东坡干脆把“竹枝歌”划入“楚声”[15]的行列,楚地乡歌的行列了。

“竹枝歌”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“巴歌”、“楚声”?胡怀琛在《中国民歌研究》中提出:“在中国的诗里,有一种特别体裁,叫竹枝词。”接着又指出:“凡是稍有文学知识的人,无不知道”“武陵溪洞夷歌”。这是什么歌?《新唐书》刘禹锡传中解开了这个谜,原来“禹锡贬夔州,州接夜郎诸夷,风俗陋甚,家喜巫鬼……作竹枝词十一篇,于是武陵夷俚悉歌之”。这“武陵溪洞夷歌”便是“武陵夷俚歌”,即巴人状田园风光之山歌。在开县,“渔樵耕牧,好唱竹枝歌”(《夔州府志·开县志》);在宜昌,“夷陵元夕连袂唱竹枝歌、采茶歌”(《湖北通志·宜昌志》)。在巴人的其它居住地,“男女聚而踏歌,农隙时至一二百人为曹,手相握而歌,数人吹笙在前导之”。[16]日本汉学家盐谷温在《中国文学概论讲话》中说:“竹枝是巴歌,采莲子是吴歌,都属俚谣。”南北朝时期的散文家郦道元在《水经注》中提及的“巴东三峡山歌”即是竹枝歌。唐代文学家刘禹锡将“竹枝词”定为“里中儿歌”。“夷俚歌”也好,“渔樵耕牧歌”也好,“俚谣”也好,“山歌”也好,还是“里中儿歌”也好,从它们都不难发现“竹枝歌”与“下里巴人”的滥觞关系或亲缘关系:“竹枝歌”就是“下里巴人”田家生活歌之中的一种形式罢了。

巴渝乡歌“竹枝歌”,声情并茂,幽怨恻怛,哀怨感人,所以楚人用以“伤二妃而哀屈原,思怀王而怜项羽,此亦楚人之意”。[17]这大概就是东坡谓“竹枝歌,本楚声”——楚地乡歌的缘由。

“鸡鸣歌”,早在3000多年前就产生于民间。或曰鸡鸣而天未明催丈夫出行的情恋之歌[18],或曰鸡人掌大祭祀的祭祀之歌[19],或曰“谷稚而草壮,耘者毕出”的秧田歌[20]。“鸡鸣歌”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歌,古今学者作过严密的考证。汉代应劭说:“楚歌者,鸡鸣歌也”[21];宋代郭茂倩说:“鸡鸣歌,汉歌也”[22];苏东坡说:鸡鸣歌,山歌也[23];当代杨匡民说:鸡鸣歌,鄂东畈腔也[24];徐仲舒说:“下里巴人”,鄂东畈腔也。由上可以窥见“鸡鸣歌”的原始面貌:(一)依物起兴,鸡鸣时开始活动、唱歌;(二)模仿鸡鸣,鄂东畈腔有此风味;(三)鼓曲相和,“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”,即《环宇记案》中所谓“郢中田歌”。进而,可以认定:“鸡鸣歌”鄂东称为畈腔,“下里巴人”鄂东称为畈腔,很显然,“鸡鸣歌”与“下里巴人”有着滥觞关系或亲缘关系。这种关系不是牵强附会的联想,而是有着必然性的联系。楚灭巴后,一支巴人迁至鄂东,称“江夏蛮”、“五水蛮”。黄冈的上巴河,浠水的下巴河,新洲的巴铺,鄂城的樊口等巴人、樊人氏族的地名遗存至今还未消失。上巴河的插秧歌,英山、罗田的畈腔、薅草歌等“下里巴人”遗韵至今还保留着。或许“鸡鸣歌”就是迁往鄂东的巴人所唱的“下里巴人”或“阳阿薤露”——今日原黄冈、罗田、英山的高腔山歌。

“下里巴人”有遗韵

土家族有一个“由巴而夷,由夷而蛮,由蛮而土”的历史衍化过程。居住在龙山里耶、泸溪浦市等地的土著先民,同楚灭巴后流入五溪、清江的巴人融合,形成了今天的土家族。

土家族自称“毕兹卡”,意为本地人。与古代“武陵蛮”、“五水蛮”、“廪君蛮”有着渊源关系,

分布在湖南西北部和湖北恩施、长阳等地,与汉、苗等族杂居。由于土家族所处地理环境与巴人所处的湘鄂川交界区环境一样,过着农耕占主导地位,兼营渔猎、采集的生活,这就决定了荆巴地区流传与分布的土家族民间音乐舞蹈,带有浓厚的南方民族风格与荆巴地区的地方色彩。荆巴区是古巴族音乐文化的聚宝窝,有"楚辞"、编钟、竹枝歌、穿号子、薅草锣鼓、摆手舞、打丧鼓、傩愿歌、五句子山歌等艺术之花,[25]至今仍盛开于鄂西南等地土家族村寨里而熠熠生辉。可见,巴文化与土家文化、巴人下里歌与土家乡歌是一条长河的两端,即前者为源,后者为流。

一、巴人"竹枝歌"～土家族"穿号子" 众所周知,巴人"好音乐,少愁苦",歌舞很发达。"巴人下里"歌之一的"竹枝歌"当是巴人的集体创作。凡狩猎、畜牧、捕鱼、耕耘、祭祀、赛神、羁旅、婚嫁、节日等方面的田家生活内容,都一一进入了"下里巴人"歌及"竹枝歌"里,深受楚人的喜爱,以至楚客巴人有"歌于郢中者,其始曰下里巴人,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"的效应产生。这种一人唱、众人和的田家生活歌抑扬顿挫,富有强烈的节奏韵律感,唱了几千年而不衰。

今天,凡行船、薅草、开荒、插秧、采茶、砍伐等集体劳动时,土家人都兴打锣鼓、唱号子和薅草锣鼓歌。由鼓师主持的锣鼓班子,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歌唱集体,田间生产者往往聚集数百数千人。土家人闻歌雀跃,一人唱,众人和,乐而忘归。"穿号子"就是典型的"竹枝歌"类的"相和歌"。它已从巴山楚水唱到了海外。

"穿号子"是由两首相对独立的曲体,即七言五句山歌、五言四句号子组成。以号子(梗子)穿插于山歌(叶子)之中而成的一首具有多重意思的乡歌。如《同天共日头》[26]:

五句山歌(叶子)	四句号子(梗子)
峨眉月儿两尖尖,	郎在荆州府,
相交二姐在四川。	姐在酉阳州,
又隔黄河三道水,	虽然隔得远,
又隔峨眉九重山,	同天共日头。
相交一回难上难。	

将四句号子分别插入五句山歌中,就成为如下形式:

峨眉月儿两尖尖(郎在荆州府)
相交二姐(姐在酉阳州)
在四川(同天共日头)
又隔黄河三道水(郎在荆州府)
又隔峨眉(姐在酉阳州)
九重山(同天共日头)
又隔峨眉九重山(郎在荆州府)
相交一回(姐在酉阳州)
难上难(同天共日头)

二、巴人"踏歌"～土家族"跳丧鼓" 楚人与巴人皆信巫重鬼,好祀词。这已成为巴楚地一种群众性的文化活动。念叨祀词时,必伴歌舞。田歌与祀词相生相伴,互补互存。巴人"死亡群聚歌舞,舞则联手踏地为节,名曰踏歌"(宋代《溪蛮丛笑》)。"五溪蛮父母死,打鼓踏歌,亲属饮宴舞戏,一月余日。"(唐代张族《朝野佥载》)巴人的讴歌是相引牵手而跳歌。"俗传正月初夜,鸣鼓连腰,以鼓为踏蹄之戏。"(《夔州图经》)"巴人尚武,击鼓踏歌以兴哀。"(《巴东县志》)"父母初丧,鼙鼓以道哀,其歌必狂,其众必跳,此乃盘弧白虎之勇也。"(《夔州图经》)"白虎事通,蛮蜑人与巴人事鬼,纷纷相浸以成俗,伐鼓以祭祀,叫啸以兴哀。"(《湖北通志·秭归风俗》)巴人为吊丧、尚武和图腾祭而群唱群跳的踏歌,就是"下里巴人"一类的田家生活歌。

今日,鄂西土家族的"跳丧鼓"与"踏歌"一脉相承。土家族保存了巴人楚人重巫信鬼习俗,始有今日的跳神遗风吹遍巴山楚水:"家有亲丧,乡邻来吊,至夜不去,伴亡于柩旁,击鼓曰丧鼓,互唱俚歌哀词曰丧鼓歌。"(《长阳县志》)"临丧夜,请客群挤丧次,擂大鼓唱曲,或一唱众和,

或问答古今，皆稗官演义语，谓之打丧鼓，跳丧歌。”(《长阳县志》)这种一唱众和的跳丧鼓——东方的迪斯科，实是“下里巴人”的遗韵。其词名为怀念死者功德的诗，实是弘扬民族精神的赞歌。它盛行于湖北巴东、长阳、五峰和恩施等靠近清江的巴人发祥地，富有永久的艺术魅力。

三、巴人“巴渝舞”～土家族“摆手舞” 楚客巴人为能歌善舞的氏族。巴渝舞作为踏歌的姐妹篇，亦是属于“下里巴人”类田家生活歌舞。它周初就开始传入中原。原为庙堂祭祀歌舞，后被采用为军队乐舞。到了汉代，“高祖为汉王，发夷人还伐三秦。秦地既定，乃遣还巴中，……俗喜歌舞，高祖视之，曰：‘此武王伐纣之歌也。’乃命乐人习之，所谓‘巴渝舞’也。”[27]自汉至唐，它为庙堂舞中武舞之一。魏更名为“昭武舞”，晋更名为“宣武舞”，梁恢复原称“巴渝舞”。隋文帝曾以非正典罢之。唐代清商乐中尚有“巴渝舞”之名。武后时，旧典存者，如《白雪》、《公莫》、《巴渝》、《白苎》、《子夜》、《团扇》等，共63曲。宋代尚有《巴渝歌》、《白头吟》、《折杨柳》、《谈容娘》等曲存世，“以比《国风》之流”(王应麟《困学纪闻》)。自此以后，无有记载。

幸运得很，今日鄂西巴人后裔土家族把快要失传的“巴渝舞”承继下来了，并使之发展为一种新的庙舞“摆手舞”。土家人祭祀祖先、祈求丰年的摆手堂，也是借振族威、娱乐身心的场所。每逢农事、狩猎、敬神、红白喜事等重大节日，土家人都要在摆手堂跳踏鼓舞——摆手舞，从者“万人之众”，较之“下里巴人”的“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”不知要超过多少倍。如，“每岁正月初三至十五日，土民齐集，披五花被，锦帕裹头，击鼓鸣锐，舞踏唱歌，舞时男女相携，翩跹进退，谓之摆手。往往通宵达旦，不知疲也。”(《永顺县志》)“正月初间，男女齐集歌舞，祓除不祥，名曰摆手，又谓之调年。”(《夔州图经》)长阳、永顺、龙山地区的《竹枝词》摆手《社巴歌》[28]就是典型的“下里巴人”遗韵，值得研究。如：

好田好土(吔吔，嗬嗬吔)，不用肥(吔嗬嗬)，
好男好女(嗬嗬吔)，不用媒(吔吔嗬)。
多个媒人(吔吔 嗬嗬吔)，多张嘴(吔嗬嗬)，
媒人嘴里(嗬嗬吔)，出是非(吔吔嗬)。

---

①《宋玉答楚王问》，见刘向《新序·杂事篇》。

②东晋常道将：《华阳国志·巴志》。

③《后汉书·南蛮西南夷列传》。

④《史记·楚世家》，中华书局1972年版。

⑤刘安等《淮南子·兵略篇》。

⑥㉔㉕《论巴蜀文化》、《荆巴古宝及土家渊源》，《湖北民族学院学报》1990年第2期。

⑦⑪⑫李廷锦：《历代竹枝词赏析》，广西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。

⑧《梁山调腔系论证》，《音乐研究》1983年第1期。

⑨《湖北民间歌曲集成·荆州地区分卷》，第249页。

⑩孙光宪《竹枝词》：门前春水(竹枝)白苹花(女儿)，岸上无人(竹枝)小艇斜(女儿)。商女经过(竹枝)江欲暮(女儿)，散抛残食(竹枝)饲神鸦(女儿)。

⑬《太平御览》卷一三七。

⑭苏辙：《竹枝词忠州作》，见《栾城集》。

⑮⑰《竹枝歌并引》，《苏轼诗集》，第24页。

⑯陆游：《老学庵笔记》。

⑱《诗经·齐风·鸡鸣》。

⑲《礼记》，《十三经注疏》，中华书局版。

⑳苏轼：《眉州远景楼记》，《苏轼文集》，第352页。

㉑(东汉)应劭：《汉官仪》。

㉒(宋)郭茂倩：《乐府诗集》。

㉓苏轼：《书鸡鸣歌》，《苏轼文集》，第2089页。

㉖转引自1994年2月11日《湖北日报》。

㉗《后汉书·南蛮传》，中华书局1975年版。

㉘《竹枝词的源流》，《吉首大学学报》1982年第2期。

责任编辑 长 征